

## 五四遺事

作者：張愛玲

### —羅文濤三美團圓

小船上，兩個男子兩個女郎對坐在淡藍布荷葉邊的平頂船篷下。膝前一張矮桌，每人面前一隻茶杯，一撮瓜子，一大堆菱角殼。她們正在吃菱角，一隻隻如同深紫紅色的嘴唇包着白牙。

「密斯周今天好時髦！」男子中的一個說。稱未嫁的女子為「密斯」也是時髦。

密斯周從她新配的眼鏡後面狠狠的白了他一眼，扔了一隻菱角殼打他。她戴的是圓形黑框平光眼鏡，因為眼睛並不近視。這是一九二四年，眼鏡正入時。交際明星戴眼鏡，新嫁娘戴眼鏡，連鹹肉莊上的妓女都戴眼鏡，冒充女學生。

兩個男子各自和女友並坐，原因只是這樣坐着重量比較平均。難得說句笑話，打趣的對象也永遠是朋友的愛人。

兩個女郎年紀約在二十左右，在當時的女校高材生裏要算是年輕的了。那時候的前進婦女正是紛紛的大批湧進初小、高小。密斯周的活潑豪放，是大家都佩服的，認為能夠代替新女性。密斯范則是靜物的美。她含着微笑坐在那裏，從來很少開口。窄窄的微尖鵝蛋臉。前劉海齊眉毛，挽着兩支圓髻，一邊一個。薄施脂粉，一條黑華絲葛裙子繫得高高的，細腰喇叭袖黑水鑽狗牙邊青雪綢襖，脖子上圍着一條白絲巾。週身毫無插戴，只腕上一隻金錶，襟上一隻自來水筆。西湖再過去一千年來，一直是名士每人流連之所，重重疊疊的回憶太多了。遊湖的女人即使穿的是最新式的服裝，映在那湖光山色上，也有一種時空不協調的突兀之感，彷彿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。

湖水看上去厚沉沉的，略有點污濁，卻彷彿有一種氤氳不散的脂粉香，是前朝名妓的洗臉水。

兩個青年男子中，身材較瘦長的一個姓羅，長長的臉，一件湖色熟羅長衫在他身上掛下來，自有一種飄然姿致。他和這姓郭的朋友同在沿湖一個中學裡教書，都是以教書為藉口，借此可以住在杭州。擔任的終點不多，花晨月夕，儘可以在湖上盤桓。兩人志同道合，又都對新詩感到興趣，曾經合印過一本詩集。因此常常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自稱「湖上詩人」，以威治威斯與柯列利治自況。

密斯周原是郭君的遠房表妹，到杭州進學校，家裡托郭君照顧她，郭請她吃飯、遊湖，她把同學密斯范也帶來了，有兩次郭也邀羅一同去，大家因此認識了。自此幾乎天天見面。混得熟了，兩位密斯也常常聯袂到宿舍來找他們，然後照例帶着新出版的書刊去遊湖，在外面吃飯，晚上如果月亮好，還要遊夜湖。划到幽寂的地方，不拘羅或是郭打開書來，在月下朗誦雪萊的詩。聽到迴腸蕩氣之處，密斯周便緊緊握住密斯范的手。

他們永遠是四個人，有時後再加上一對，成為六人，但是從來沒有兩個人在一起。這樣來往着已經快一年了。郭與羅都是結了婚的人——這是當時一般男子的

通病。差不多人人都是還沒聽到過「戀愛」這名詞，早就已經結婚生子。郭與羅與兩個女友之間，只能發乎情止乎禮，然而也並不因此感到苦悶。兩人常在背後討論得津津有味，兩個異性的一言一笑，都成為他們互相取笑的材料。此外又根據她們來信的筆觸，研究她們倆的個性——雖然天天見面，他們仍舊時常通信，但僅只是落落大方的友誼信，不能稱作情書。——他們從書法措詞上可以看出密斯周的豪爽，密斯范的幽嫻，久已分析得無微不至，不可能再有新發現，然而仍舊孜孜地互相傳觀，品題，對朋友的愛人不吝加以讚美，私下裡卻慶幸自己的一個更勝一籌。這一類的談話他們永遠不感厭倦。在當時的中國，戀愛完全是一種新的經驗，僅只這一點點已經很夠味了。

小船駛入一片荷葉，灑黃點子的大綠葉子磨着船舷嗤嗤響着。隨即寂靜了下來。船夫與他的小女兒倚在槳上一動也不動，由着船隻自己漂流。偶爾聽見那湖水嘖的一響，彷彿嘴裡含着一塊糖。

「這禮拜六回去不回去？」密斯范問。

「這次大概賴不掉」，羅微笑着回答。「再不回去我母親要鬧了。」

她微笑。他儘管推在母親身上，事實依舊是回到妻子身邊。

近來羅每次回家，總是越來越覺得對不起密斯范。回去之前，回來之後，密斯范的不愉快也漸漸地表示得更明顯。

這一天她僅只問了這樣一聲，已經給了他很深的刺激。船到了平湖秋月，密斯周上岸買藕粉，郭陪了她去，羅與密斯范倚在朱漆欄干邊等着，兩人一直默然。

「我下了個決心，」羅突然望着她低聲說。然後，看她沒有問他是什麼決心，他便又說，「密斯范，你肯不肯答應等我？也許要好些年。」

她低下了頭，扭過身去，兩手捲弄着左邊的衣角。

當天她並沒有吐口同意他離婚。但是那天晚上他們四個人在樓外樓吃飯，羅已經感到這可以說是他們的定情之夕，同時覺得他已經獻身於一種奮鬥。那天晚上喝的酒，滋味也異樣，像是寒夜遠行人上路之前的最後一杯酒。

樓外樓的名稱雖然詩意很濃，三面臨湖，風景也確是好，那菜館本身卻是毫不講究外表，簡陋的窗框，油膩膩的舊家具，堂倌像樓下廚房裡曼聲高唱着菜名。一盤搶蝦上的大玻璃罩揭開之後，有兩隻蝦跳到桌上，在醬油碟裡跳出跳進，終於落到密斯范身上，將她那淺色襖上淋淋漓漓染上一行醬油跡。密斯周尖叫了起來。在昏黃的燈光下，密斯范紅着臉很快樂的樣子，似乎毫不介意。

羅直到下一個星期六方才回家。那是離杭州不遠的一個村莊，連乘火車帶獨輪車不到兩個鐘頭。一到家，他母親大聲宣佈蠲免媳婦當天的各項任務，因為她丈夫回來了，媳婦反而覺得不好意思。她大概因為不確定他回來不回來，所以在綢夾襖上罩上一件藍布短衫，隱隱露出裡面的大紅緞子滾邊。

這天晚上他向她開口提出離婚。她哭了一夜。那情形的不可忍受，簡直彷彿是一個法官與他判處死刑的罪犯同睡在一張床上。不論他怎麼為自己辯護，他知道他是判她終生守寡，而且是不名譽的守寡。

「我犯了七出之條哪一條？」她一面憤怒地抽噎着，一面儘釘着他問。

第二天他母親知道了，大發脾氣，不許再提這話。羅回到杭州，從此不再回家。他母親托他舅舅到杭州來找他，百般勸說曉喻。他也設法請一個堂兄下鄉去代向家裡疏通。托親戚辦交涉，向來是耽誤時候，而且親戚代人傳話，只能傳好話，決裂的話由他們轉達是靠不住的，因為大家都以和事老自居，尤其事關婚姻。拆散人家婚姻是傷陰驚折陽壽的。

羅請律師寫了封措辭嚴厲的信給他妻子。家裡只是置之不理，他妻子娘家人卻氣得揎拳捋臂，說：「他們羅家太欺負人。當我們張家人都死光了？」恨不得興師動衆打到羅家，把房子也拆了，那沒良心的小鬼即使不在家，也把老太婆拖出來打個半死。只等他家姑奶奶在羅家門框上一索子吊死了，就好動手替她復仇。但是這事究竟各人自己主張，未便催促。

鄉下一時議論紛紛，都當作新聞來講，也說了話：「除非他一輩子躲着不回來，只要一踏進村口，馬上綁起來，到祠堂去請出家法來，結結實實打這畜生。鬧得太不像話」

羅與密斯范仍舊天天見面，見面總是四個人在一起。郭與密斯周十分佩服他們不顧一切的勇氣，不斷的鼓勵他們，替他們感到興奮。事實是相形之下，使郭非常為難。儘管密斯周並沒有明言抱怨，卻也使他夠難堪的。到現在為止，彼此的感情裡有一種哀愁，也正是這哀愁使他們那微妙的關係更為美麗。但是現在這樣看來，這似乎並不是人力無法挽回的。

羅在兩年內只回去過一次。他母親病了，風急火急把他叫了回去。他一看病勢並不像說的那樣嚴重，心理早已明白了，只表示欣慰。他母親乘機勸了他許多話，他卻淡淡的不接口。也不理睬在旁邊送湯送藥的妻子。夜裡睡在書房裡，他妻子忽然推門進來，插金戴銀，穿着吃喜酒的衣服，仿照寶蟾送酒給他送了點心來。

兩人說不了兩句便吵了起來。他妻子說：「不是你媽硬逼着我來，我真不來了一又是罵，又是對我哭。」

他母親想念兒子，漸漸的不免有點後悔。這一年她是整生日，羅被舅父勸着，勉強回來拜壽。這一次見面，他母親並沒有設法替兒子媳婦撮合，反而有意將媳婦支開了，免得兒子覺得窘。媳婦雖然怨婆婆上次逼她到書房去，白受一場羞辱，現在她隔離他們，她心裡卻又怨懟，而且疑心婆婆已經改變初衷，倒到那一面去了。這幾年家裡就只有婆媳二人，各人心理都不是滋味。心境一壞，日常的磨擦自然增多，不知不覺間，漸漸把仇恨都結在對方身上。老太太那方面，認定了媳婦是盼她死——給公婆披過麻戴過孝的媳婦是永遠無法休回娘家的。老太太發誓說她偏不死，先要媳婦直着出去，她才肯橫着出去。

外表上看來，離婚的交涉辦了六年之久，仍舊僵持步下。密斯范家裡始終不贊成。現在他們一天到晚提醒她，二十六歲的老姑娘，一霎眼，望三十了，給人做填房都沒人要。羅一味拖延，看來是不懷好意，等到將來沒人要的時候，只好跟他做小。究竟他是否在進行離婚，也很可疑，不能信他一面之詞，也可能癥結

是他拿不出贍養費。打聽下來，有人說羅家根本沒有錢。家鄉那點產業捏再他妻子手裡，也早靠不住了。他在杭州教書，爲了離婚事件，校長對他頗有點意見，搞得很不愉快。倘若他並不靠教書維持生活，那麼爲什麼不辭職？

密斯周背地裡告訴郭，說有人給密斯范做媒，對象是一個開當舖的，相親那天，在番菜館同吃過一頓飯。她再三叮嚀郭君守秘密，不許告訴羅。

郭非常替羅不平，結果還是告訴了他。但是當然加上了一句，「這都是她家裡人幹的事。」

「是把她捆了起來送到飯館子去的，還是她自己走進去的？」羅冷笑着說。

「待會兒見面的時候可千萬別提，拆穿了大家不好意思，連密斯周也得怪我多嘴。」

羅答應了他。

但是這天晚上羅多喝了幾杯酒，恰巧又是在樓外樓吃飯，勾起許多回憶。在席上，羅突然舉起酒杯大聲向范說：「密斯范，恭喜你，聽說要請我們吃喜酒了！」

郭在旁邊竭力打岔，羅倒越發站了起來嚷着，「恭喜恭喜，敬你一杯！」他自己一仰脖子喝了，推開椅子就走，三腳兩步已經下了樓。

第二天密斯范沒有來。她生了氣。羅寫了信去也都退了回來。一星期後，密斯周又來報告，說密斯范又和當舖老闆出去吃過一次大菜。這次一切都已議妥，男方給置了一隻大鑽戒作爲訂婚戒指。

羅的離婚已經醞釀得相當成熟，女方漸漸有了願意談判的跡象。如果這時候忽然打退堂鼓，重又回到妻子身邊，勢必成爲終身的笑柄。因此他仍舊繼續進行，按照他的諾言給了他妻子一筆很可觀的贍養費，協議離婚。然後他立刻叫了媒婆來，到本城的染坊王家去說親。王家的大女兒的美貌是出名的，見過的人無不推爲全城第一。

交換照片之後，王家調查了男方的家世。媒婆極力吹噓，竟然給她說成了這頭親事。羅把田產賣去一大部分，給王家小姐買了一隻鑽戒，比傳聞中密斯范的那隻鑽界還要大。不到三個月，就把王小姐娶了過來。

密斯范的婚事不知爲什麼沒有成功。也許那當舖老闆到底還是不大信任新女性，又聽見說密斯范曾經有過男友，而且關係匪淺。據范家這邊說，是因爲他們發現當舖老闆少報了幾歲年紀。根據有些輕嘴薄舌的人說，則是事實恰巧相反——少報年紀是有的。

羅與密斯范同住在一個城市裡，照理遲早總有一天會在無意中遇見。他們的朋友卻不肯聽其自然發展。不知爲什麼，他們覺得這兩個人無論如何得要再見一面。他們並不是替羅打抱不平，希望他有機會飽嘗復仇的甜味；他們並不贊成他的草草結婚，爲了向她報復而犧牲了自己的理想。也許他們正是要他覺悟過來，自己知道鑄成大錯而感到後悔。但也許最近情理的解釋還是他們的美感：他們僅只是覺得這兩個人再在湖上的月光中重逢，那是悲哀而美麗的，因此就是一樁好事，不能不作成他們。

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只瞞着他們倆。有一天郭陪着羅去遊夜湖——密斯周已經結

了婚，不知他們來往了。另一隻船上有人向他們叫喊。是他們熟識的一對夫婦。那隻船上還有密斯范。

兩船相並，郭跨到那隻船上去，招呼着羅也一同過去。羅發現他自己正坐在密斯范對面。玻璃杯裡的茶微微發光，每一杯的水面都是一個銀色圓片，隨着船身的晃動輕輕的搖擺着。她的臉與白衣的肩膀被月光鍍上一道藍邊。人事的變化這樣多，而她竟和從前一模一樣，一點也沒有改變，這使他無論如何想不明白，心裏只覺得恍惚。

他們若無其事的寒暄了一番，但是始終沒有直接交談過一句話。也沒有人提起羅最近結婚的事。大家談論着政府主辦的西湖博覽會，一直反對那屹立湖濱引人注目的醜陋的紀念塔。

「俗不可耐。完全破壞了這一帶的風景，」羅嘆息著。「反正從前那種情調，以後再也沒有了。」

他的眼睛遇到她的眼睛，眼光微微顫動了一下，望到別處去了。

他們在湖上都了個圈子，在西冷印社上岸，各自乘黃包車回去。第二天羅收到一封信，一看就知道是密斯范的筆跡。他的心狂跳著，撕開了信封，抽出一張白紙，一個字也沒有。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。她想寫信給他，但是事到如今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？

他們舊情復熾的消息瞞不了人，不久大家都知道了。羅再度進行離婚。這次同情他的人很少。以前將他當作一個開路先鋒，現在卻成了一個玩弄女性的壞蛋。

這次離婚又是長期奮鬥。密斯范呢，也在奮鬥。她鬥爭的對象是歲月的侵蝕，是男子喜新厭舊的天性。而且她是孤軍奮鬥，沒有人站在她身旁予以鼓勵，像她站在羅身邊一樣。因為她的戰鬥根本是秘密的，結果若是成功，也要使人渾然不覺，決不能露出努力的痕跡。她仍舊保持著秀麗的面貌。她的髮式與服裝都經過縝密的研究，是流行式樣與回憶之間的微妙妥協。他永遠不要她改變，要她和最初相識的時候一模一樣。然而男子的心理是矛盾的，如果有一天他突然發覺她變成老式，落伍，他也會感到驚異與悲哀。她迎合他的每一種心境，而並非一味地千依百順。他送的書，他無不從頭至尾閱讀。他崇拜雪萊，十年如一日。

王家堅決反對離婚。和平解決辦不到，最後還是不能不對簿公堂。打官司需要花錢；法官越是好說話，花的錢就更多。前後費了五年的功夫，傾家蕩產，總算官司打贏，判了離婚。手邊雖然窘，他還是在湖邊造了一所小白屋子，完全按照他和密斯范計畫著的格式，坐落在他們久已揀定了的最理想的地點，再幽靜的裡湖。鄉下的房子，自從他母親故世以後，已經一部分出租，一部分空關著。新房子依著碧綠的山坡，向湖心斜倚著，踩著高蹺站在水裡。牆上爬滿了深紅的薔薇，紫色的藤蘿花，絲絲縷縷倒掛在月洞窗前。

新婚夫妻照例到親戚那裏挨家拜訪，親戚照例留他們吃飯，打麻將。羅知道她是不愛麻將的。偶爾敷衍一次，是她賢惠，但是似乎不必再約上明天原班人馬再來八圈。她告訴他她是不好意思拒絕，人家笑她恩愛夫妻一刻都離不開。

她抱怨他們住得太遠。出去打牌回來得晚了，叫不到黃包車，車夫不願深更

半夜到那冷僻的地方去，回來的時候兜不到生意。輪到她還請，因為客人回去不方便，只好打通宵，羅又嫌吵鬧。

沒有牌局的時候，她在家裡成天躺在床上磕瓜子，衣服也懶得換，污舊的長衫，袍叉撕裂了也不補，紐絆破了就用一跟別針別上。出去的時候穿的仍舊是做新娘子時候的衣服，大紅大綠，反而更加襯出面容的黃瘦。羅覺得她簡直變了個人。

他婉轉的勸她注意衣飾，技巧地從誇讚她以前的淡裝入手。她起初不理會，說得次數多了，她發起脾氣來，說：「婆婆媽媽的，專門管女人的閒事。怪不得人家說，這樣的男人最沒有出息。」

羅在朋友面前還要顧面子。但是他們三天兩天吵架的消息恐怕還是傳揚了出去，因為有一天一個親戚向她提起王小姐來，彷彿無意中閒談，說起王小姐還沒有再嫁。「其實你為什麼不接她回來？」

羅苦笑著搖搖頭。當然羅也知道王家雖然很他薄倖，而且打了這些年的官司，冤仇結得海樣深，但是他們究竟寧願女兒從一而終，反正總比再嫁強。

只要羅露出口風，自有熱心的親戚出面帶他奔走撮合。等到風聲吹到他那范氏太太的耳朵裡，一切早已商議妥當。家裡太太雖然哭鬧著聲稱要自殺，王家護送他們小姐回羅家那一天，還是由她出面招待。那天沒有請客，就是自己家裡幾個人，非正式的慶祝了一下。她稱王小姐的兄嫂為「大哥」、「大嫂」，謙說飯菜不好：「住得太遠，買菜不方便，也僱不到好廚子。房子又小，不夠住，不然我早勸他把你們小姐接回來了。當然該回來，總不能一輩子住在娘家。」

王小姐像新娘子一樣矜持著，沒有開口，她兄嫂卻十分客氣，極力敷衍。事先王家曾經提出條件，不分大小，也沒有稱呼，因為王小姐年幼，姊妹相稱是她吃虧。只有在背後互相稱為「范家的」「王家的」。

此後不久，就有一個羅家的長輩向羅說，「既然把王家的接回來了，你第一個太太為什麼不接回來？讓人家說你不公平。」

羅也想不出反對的理由。他下鄉到她娘家把她接了出來，也搬進湖邊那蓋滿了薔薇花的小白房子裏。

他這兩位離了婚的夫人都比她有錢，因為離婚的時候拿了他一大筆贍養費，但是他們從來不肯幫他一個大子，儘管他非常結綑，憑空添出許多負擔，需要養活三個女人與他們的傭僕，後來還有她們各人的孩子，孩子的奶媽。他回想自己當初對待她們的情形，覺得也不能十分怪她們。只是「范家的」不斷在旁邊冷嘲熱諷，說她們一點也不顧他的死活，使他不免感到難堪。

現在他總算熬出頭了，人們對離婚的態度已經改變，種種非議與嘲笑都已經冷了下來。反而有許多人羨慕他稀有的艷福。這已經是一九三六年了，至少在名義上是個一夫一妻的社會，而他擁着三位嬌妻在湖上偕隱。難得有兩次他向朋友訴苦，朋友總是將他取笑一番說，「至少你們不用另外找搭子，關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。」

(選自《張愛玲續集》，台北：皇冠出版)

## 導讀：

張愛玲(一九二〇～一九九五)，河北人。成名作〈沉香屑第一爐香〉、〈沉香屑第二爐香〉。著有《金鎖記》、《流言》、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、《秧歌》、《怨女》，及《半生緣》等小說集，民國八十四年逝於美國。

小說內容寫男主角羅文濤憧憬新式戀愛，又無法擺脫舊式的婚姻枷鎖。既拋不下家中的妻子，又依戀外遇的戀情。後來勉強與第一任太太僵持六年才離婚，這時卻又傳出「外遇」密斯范卻欲嫁與他人的消息。羅文濤在「輸人不輸陣」的情況下在三個月內又娶了「王家小姐」，那知後來羅文濤在西湖遊湖時與「密斯范」重逢，但見「密斯范」依然像以前一般文靜美麗，而且「密斯范」先前出嫁傳聞並未成真，於是兩人舊情復燃，羅文濤不顧旁人非議，又要與「王家小姐」離婚。花了整整五年功夫，羅文濤耗盡家產終於打贏官司離了婚，也娶了「密斯范」。那知婚後的「密斯范」卻衣衫不整不事打扮，成天躺在床上磕瓜子。

有趣的是後來有一個羅家親戚提起迎回原先離婚的「王家小姐」，雖然「密斯范」曾吵著要自殺，最後還是親自出面招待王家人。不久又有人向羅說：「既然已把『王家小姐』接回來，那第一個太太為什麼不接回來呢？」

最後羅文濤得享三美之福，朋友取笑他，關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，不用另找牌搭子。

本文寫一九三六年那時的新派人物，對婚姻態度的態度與處理方式，一個新思維的人追求自由戀愛婚姻，但最後結局卻是一夫一妻制都無法守住，全文充滿了嘲弄與反諷意味。一夫三妻在今日應是婚姻的一場悲劇！而在當時的民間，也絕對是一場鬧劇。作者對新潮與傳統的婚姻觀點有著深刻的省思與質疑。本文的題目為「五四遺事，羅文濤三美團圓」，題目點出新文學五四運動那個時代，標榜新派人物思維的改革，然而副題卻是「三美團圓」，全文娓娓道來三美團圓始末，極盡諷刺之能事。

## 品味時間：

- 一、本文最終結局是一夫三妻，且二妻都是過去離婚的。以現今社會來看有無可能發生類似情況？又現今外遇現象普遍，「小三」橫行，請分析這種現象，你的看法如何？
- 二、本文作者才華橫溢，作品極多且極具特色，請再多讀其《傾城之戀》、《流言》等名作，收穫必豐。